

第三二七册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兄弟部

姊妹部

嫂叔部

叔姪部

姑姪部

夫婦部

妯娌部

(卷)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七十二卷目錄

兄弟部紀事八

兄弟部雜錄

兄弟部外編

家範典第七十二卷

兄弟部紀事八

明外史晉恭王桐傳桐太祖第三子母高皇后洪武三年封十一年就藩或告桐藏兵五臺山中反形已具帝大怒欲發兵討之皇太子諫曰萬一兵往而桐拒命是父子為敵也如天下後世何臣請巡邊與俱來帝從之太子巡歷燕代及晉與桐昆弟飲甚驩淡旬太子行桐送至河南太子告之故令人朝桐惶恐從命至京帝怒未解太子哀祈甚切乃廢為庶人居京師與太子友愛彌篤日夜號泣悔罪帝憐之復其爵勅歸藩更以恭慎聞

桐薨子定王濟熿嗣濟熿弟平陽王濟煥幼狠戾失愛于父及長太祖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及庶子之長者教于京師濟煥與燕王子高照周王子有勳邪譎相比不為太祖所愛濟熿既嗣王成祖封濟煥平陽濟熿追憾父并濟熿不為解喉其弟慶成王濟炫等日訴濟熿過于朝又誘府中官校交文致其罪歷八年不已帝乃奪濟熿爵與世子美圭皆為庶人俾守

恭王園而立濟煥為晉王濟煥既立驕恣暴橫一府被其害莫敢言至進毒弑嫡母謝氏逼燕恭王侍兒吉祥幽濟熿父子蔬食不給父兄故侍從宮人多為所斃恭王宮中老嫗走訴成祖乃即獄中召晉府故承奉左微問之盡得濟煥構濟熿狀立釋微命馳召濟熿父子濟熿幽空室已十年左微者故因濟熿牽連繫獄或傳微死久矣及至一府大驚微入空室釋濟熿父子相抱持大慟濟熿父子謁成祖行在所成祖見濟熿病惻然封美圭平陽王使奉父居平陽予以恭王故連伯灘田會成祖崩濟煥不為服使寺人代縗臨幕中而不與美圭田仁宗連以書諭濟煥卒不聽又聞朝廷賜濟熿王者冠服及他賚予益怨望廣致妖巫詛咒不輟宣宗即位濟煥密遣人結高照謀不軌寧化王濟煥告變比禽高照又得濟煥交通書帝未之問也而濟煥所遣使高照人懼罪乃走京師首實內使劉信等數十人並告濟煥擅取屯糧十萬餘石欲應高照并發其宮中詛咒事濟煥亦至是始知嫡母被弑馳奏遣人察實敕召至京示以諸所發奸逆狀免為庶人幽鳳陽同謀妖巫官屬悉論死時宣德二年也乃復封濟熿為晉王

遼簡王植傳恭王寵浸與弟光澤王寵濩友愛飲食服御必俱寵濩有令德寵浸有事必咨寵濩而後行周定王櫛傳櫛薨子憲王有燉嗣弟汝南王有勳數許有燉宣宗為書諭之有勳與弟新安王有熿乃詐為祥符王有燬書與趙王書辭甚悖置彰德城外都指揮王友得書以聞宣宗逮友訊無迹召有燬至曰必有勳為此書訊之具服有勳有熿並免為庶人

成化二十一年惠王同鑑嗣弘治十一年薨世子安瀾未薨封而卒孫恭王睦藩嗣追封安瀾為悼王初安瀾為世子與弟平樂王安泛義寧王安洙爭漁利競置囹圄集亡賴為私人惠王戒安瀾不從王怒安泛因而傾之安瀾亦持安泛不法事惠王薨羣小交構安瀾奏安泛私壞宗廟社稷儀仗染作諸壇庫安泛亦誣奏世子下鎮巡官案驗項之安瀾死睦藩立而幼安泛安洙計其子不可嗣孝宗命太監魏忠刑部侍郎何鑑往按之安泛懼益誣世子毒殺惠王鑑等奏其妄劄安泛為庶人幽鳳陽安洙亦革爵

齊王樽傳樽太祖第七子建文初廢為庶人與周王同繫燕兵入金川門急遣兵護二王二王卒不知所以大怖伏地已知之乃大喜成祖令王齊如故樽驕縱帝與書召來朝面諭王無忘忠難時樽益自疑陰畜刺客招異人衛士為呪詛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城並城築苑牆截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拱曾名深等上急變樽拘囚以滅口永樂三年詔索拱論樽改過是時周王櫛亦中浮言上書謝罪帝封其書示樽明年來朝廷臣劾樽罪樽厲聲曰奸臣喋喋欲效建文時耶會盡斷此輩帝聞之不懌留樽京邸削其護衛誅指揮柴直等盡出樽繫囚及所造不法器械羣臣請罪敕授葉垣等上曰王性兒暴朕溫詔開諭至六七猶不悛敕授輩如王何垣等先自歸發其事可勿問樽留京益有怨言乃召其子至京父子並奪爵宣德三年福建安男子樓濂詭稱七府小齊王謀不軌事覺械至京誅其黨數百人樽及三子皆暴卒鄭濂傳濂字仲德浦江人會胡惟庸以罪誅有訴鄭

氏交通者吏捕之兄弟六人爭欲行混竟往濂方以事至京迎謂曰吾兄長當任罪混曰兄年老吾自往辦二人爭入獄太祖召見勞之曰有人如此肯從人爲逆耶有之賜酒食立擢混爲福建左參議

廉坐事當逮從弟洧曰吾家以義名先世有兄代弟死者吾可不代兄死乎詣吏自誣服斬于市洧字仲宗受業于宋濂有學行鄉人哀之私諡貞義處士何屋傳屋字胡舉江西新城人家故饒賁仲兄主家政而中落至無室可居處之晏如

鎮國中尉睦樺傳睦樺字灌甫高皇帝七世孫有弟五人親爲教督盡推遺產與之

聞龍傳龍字隱鱗鄞人生有至性當授產腴者悉讓其兄

蔡學用傳學用字子行鄞人父沒兄盡廢遺賫客遊京師不知死所學用絕意仕進後里人謁選入都邀學用與俱學用竊念謂可因此覓兄骨乃許之至乃間行覓兄遺骨果得諸寺廡下題識宛然慟哭即攜其柩歸

張士誠傳士誠有弟三人士義士德士信兄弟並以操舟運鹽爲業緣私鹽作奸利頗輕財好施得羣輩心

沈度傳度字民則以善書名弟槃亦以善書得進同侍禁近各賜二品金織衣及象笏錄其名金塗之槃字民望度書婉麗繁書遒勁並爲帝所賞名位與兄並亞人呼大小學士槃亦篤于孝友事度如父

周述傳述吉水人永樂二年與從弟孟簡並舉進士及第成祖手題二人策獎賞之並授翰林院編修讀

書文淵閣兄弟並列侍從一時稱盛焉
金問傳問字公素兄聲嘗病熱劇須螺以療時方嚴寒問解衣循河得百枚以進病良已

陳洽傳洽字叔遠好古力學與兄濟弟浚並有名鄭辰傳辰字文樞爲人重義輕財初登進士產業悉以讓兄弟

劉球傳球字求樂從弟玘知莆田遺夏布一匹球封還遺書戒之

江玘傳玘字用良仁和人致政歸囊篋蕭然而世業悉以讓兄弟未嘗請託入公府

錢奐傳奐免授戶科給事中安鄉伯張安與弟寧爭歲祿奐効之安遂下吏

曹時中傳時中成化五年進士兄泰景泰五年進士以詞翰自娛與時中齊名

楊守隨傳守隨字維貞鄞人侍郎守陳從弟也守隨從弟守隅爲人端謹事有不可義形于色與守及及守陳守陟兄弟自相師友其名行亦相類云

楊守陳傳守陳弟守陟字維立爲人篤實博極羣書師事兄守陳文學行誼相埒其爲解元學士侍郎皆與兄同又對掌南京翰林院人尤艷稱之守陳卒守陟爲位哭奠者三年

許進傳進字誥字廷綸正德十一年冬拜南京戶尚時弟讚亦典戶部兄弟並司南京邦計縉紳以爲榮

李貢傳貢字惟正蕪湖人成化二十年與兄贊同舉進士並有特名

李滄傳滄字一清性孝友兄患足疾滄每自外歸必至寢省視事無巨細悉諮之

顧璘傳璘從弟璘字英玉有清操好學能詩文名與璘相埒璘家居日置酒宴客每名璘璘謝不往有時絕糧貽以斗粟亦不受其介行如此

魏良政傳良政字師伊新建人王守仁巡撫江西與兄良弼及弟良器良貴咸受學焉兄弟中惟良政功尤專故聞道最早爲人孝友敦朴燕居無情容舉鄉試第一未幾卒良政居家兄弟自相師友既沒良弼嘗言吾夢中每見師伊輒流汗浹背其爲兄敬憚如此

韓邦奇傳邦奇字汝節弟邦靖字汝度年十四舉于鄉與邦奇同登進士兄弟孝友邦奇常廬居得疾歲餘不能起邦靖藥必分嘗食飲皆手進後邦靖病亟邦奇日夜持弟泣不解衣者三月及沒哭不絕聲哀經蔬食終喪勿懈鄉人爲立孝弟碑

方鳳傳鳳字時鳴崑山人與兄鵬同舉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改北臺世宗嗣欲追崇典獻王鳳偕同官上言願割恩從義克己由禮則大孝立而治本端帝既尊典獻王爲帝復又加以皇號鳳復疏言非禮大禮議起南京主事張璠輩力請考典獻王舉朝排之鵬獨是其議後璠輩用事引鵬爲同志擢南京太常卿初鵬與鳳同以學行相砥比議禮各持一說不相下然鵬雖由此致通顯而意殊邑邑不自得故未久遽退既兩人皆家居相友受放情文酒足跡不履官寺鄉人並賢之始二人議禮不合世宗亦知之嘗作自得有述一篇中言今世降理微人欲熾盛彼附和者無足怪所惜者師生兄弟朋友乃逼于勢利互有乖睽如少師楊一清爲喬宇之師而師之言不從矣

桂華爲少保專之兄而弟不親矣湛若水爲尚書方獻夫之友則友而疎矣吁勢利奪人之速可垂世戒哉一清上言字不聽臣言若水背獻夫之論是誠然矣若華能持正論聞專之學多自其兄啓之未可盡非也帝報曰朕閱大典有得而述因歎兄弟邪正殊途桂華桂華之如此方鵬方鳳之如彼故吁嗟之餘抑揚不平得卿言朕將易之

杜槐傳慈谿吳德四者海濱農夫也倭經其廬驅索禾德四自田歸遇于門揮鋤中其腦仆地死弟德六急取倭刀復追殺一酋兄弟遂以勇力聞隸槐部下每遇賊衝鋒拔幟以爲常監司聞其名檄往舟山攻賊寨德四前砍賊渠寨中驚擾謀而出懦卒盡返旆走賊砍德四厥德六奮呼曰兄死矣獨前斬其殺兄者後援不至亦死

馮元颺傳元颺字爾弼與兄元颺最友愛其持廉不如元颺而爲人溫厚似之兄弟並虛懷好士雖僕隸下人亦皆得其歡心以故二馮之名滿天下

張光前傳光前字爾荷爲文選郎中甫視事魏忠賢欲逐趙南星假廷推謝應祥事矯旨切責光前抗疏爭之被旨切責未幾以推喬允升忤忠賢意又抗疏席藁待罪遂貶秩調外光前兄右布政使光緒治兵遵化爲閹黨門克新所劾亦削籍兄弟並以忤閹去見稱於世

岳薦傳薦字西來山陽人有庶弟甫生其母暴卒適薦亦生女令婦棄女而乳其弟弟患瘍曉夜啼不止夫婦更相懷抱遂俱染瘍至膿血淋漓其婦亦無怨色

徐學顏傳學顏字君復永康人性篤孝友弟食指繁推所居大宅盡畀之

伍洪傳洪字伯宏安福人第洪武四年進士授績溪主簿擢上元知縣丁外艱服除以母老須養不復仕推資產與諸弟而已獨隱居養母十九年有異母弟得罪而逃使者捕弗獲執其母洪哭訴求代母曰汝往必死莫若吾自當之洪曰安有子在而累母者使者執以行竟死于市

時有樂耕者定海亭戶也洪武十二年以鹽課失額當解京輪作弟稅詣縣庭乞代耕執不可稅追及于道耕以輒提稅迫使歸稅始慟哭而返耕竟死役中劉文煥者廣濟人洪武時與兄文輝運糧愆期當死文輝以長坐文煥詣吏請代叩頭流血所司上其狀命宥之則文輝已死矣太祖特書義民二字獎之時京師有兄坐法兩弟各自縛請代太祖遣使問故同詞對曰臣少失父非兄無以至今日兄當死弟安敢愛其生帝陽許之而戒行刑者曰有難色者殺之否則奏聞兩人皆延頸就刃帝大嗟異欲并其兄黃之左都御史詹徽持不可卒殺其兄

黃璽傳璽字廷璽餘姚人兄伯震十年不歸璽求之不得後至衡州禱南嶽廟夢神授以纏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二句書生告曰此杜甫春陵行詩也春陵今道州曷往尋之璽從其言至無所遇一日入厠置傘道旁伯震適過曰此吾鄉傘也循其柄而觀有餘姚黃廷璽記疑駭璽出問訊則其兄也遂奉以歸

成銀傳成銀隰川王諸孫父仕則坐罪幽鳳陽病死成銀微服走鳳陽視喪上疏自劾越禁乞負父骨歸葬澤州即不得願爲庶人止墓側歲省視詔許之成銀乃奉喪歸弟成鏞亦好學有志概嘉靖十三年上言雲中叛卒之變幸獲銷弭究其釁端實貪酷官吏激成之臣慮天下之禍隱于民心異日不獨雲中而已指陳切直帝下廷臣飭行時以其兄弟爲二難焉馬足輕傳足輕宜陽縣布衣也性篤孝友弟惑婦言迫分產乃簡取田廬之穢薄者

有嵩縣傳世濟與兄世舟並爲士寇于定中所執將殺之兄弟相抱持而泣賊憐之議釋其一世濟即奪賊刀自殺世舟獲免

歸鉞傳鉞族子繡販鹽與二弟紋緯友愛緯數犯法繡輒營資護之終無愠容

王在復傳無錫蔡元銳與弟元鐸並孝友倭犯無錫入元銳家兄弟急扶父升屋避匿而元銳爲賊執令言父所在堅不從遂見殺元鐸不知兄死明日持重賞往贖並見殺

郭宗臯傳宗臯字君弼素友愛其弟弟常有疾病當灼艾頗難之宗臯解衣先灼以分其痛焉

梅守德傳貢靖國字元忠生有至情年十四補諸生兄安國見其履汚怒曰女尚爲童子戲邪撲之靖國謹受教

蕭彥傳彥字思學弟雍亦舉進士官績亞于彥而學詣過之時稱一蕭

吳中行傳中行子亮元亮尙志節與東林顧憲成諸人善而元深疾東林所輯吾徵錄詆毀不遺力其兄弟異操如此

剛介言行不苟與其兄並以名德稱

魏允貞傳允貞字懋德南樂人萬曆五年進士弟允

中允季允中鄉試第一時漳浦劉廷蘭並為舉首尋

與廷蘭舉萬曆八年進士允季先允中舉進士廷蘭

與兄廷蕙同舉進士兄廷芥亦舉進士允貞廷蘭兄

弟並負才名世所稱南樂三魏漳浦三劉者也

薛三才傳三才字中孺定海人弟三省字魯叔器度

凝遠當官持正不撓兄弟並以風節稱

畢懋康傳懋康字孟侯歙人天啓四年起右金都御

史撫治鄖陽懋康雅負器局敷歷中外與族兄懋良

並有清譽稱二畢懋良字師卓先懋康三年舉進士

懋康為巡撫之歲懋良亦自順天府尹擢戶部右侍

郎督倉場魏忠賢以懋康為越南星所引欲去之御

史王際遠劾其附麗邪黨遂削籍而懋良亦以不附

忠賢為御史張訥所論落職間住兄弟相繼去國士

論更以為榮

錢瑛傳正德中流賊掠鉅鹿執趙智趙慧之母將殺

之智追至跪告曰母年老願殺我慧亦至泣曰兄年

長願畱養母而殺我智力與爭死而母復請曰吾老

當死乞畱二子羣賊笑曰皆好人也並釋之

榮瑄傳瑄瓊州人三歲而孤與兄琇並以孝聞天順

四年土賊據瓊城瑄兄弟扶母走避遇賊琇謂瑄曰

我以死衛母汝急去瑄從之琇與母遂陷賊中官軍

至琇出走被執主將將殺琇瑄趨至叩頭流血泣請

曰兄以母故陷賊母老家貧恃兄為命願殺瑄存兄

養母主將不察竟殺瑄

其後有葉文榮者海寧人弟殺人論死母日悲泣不

食文榮患之謂母曰兒年已長有子請代弟死遂詣

官服殺人罪弟得釋而文榮坐死

包節傳節字元達生五歲而孤母躬教養之舉進士

為御史為中官廖斌詭奏詔獄永成莊浪衛莊浪極

邊敗屋頽垣處之甚安顧獨念其母自傷不克終養

日飲泣母計至晝夜哭已又聞弟孝卒撫膺曰誰代

吾奉祀者哭益悲竟得疾不起孝字元愛後節三年

舉進士為南京御史兄弟分居南北臺並著風采又

皆有至性節既服官于北不得養母孝遂以待養歸

及母亡孝哀毀骨立未終喪卒而節亦繼殞天下聞

而傷之

楊通照傳通照通杰銅仁人母周氏疾兄弟爭拜禱

求以身代閱三年不入內室萬曆三十六年羣苗流

劫至其家母被執去二人往追之轉鬪數十里被傷

負痛不顧至鬼空溪見賊繫母大罵聲震山谷殺入

重圍中為賊所磔死通照年二十五通杰年二十二

泰昌元年巡撫李標巡按史永安上其事旌曰雙孝

之門

遵聞錄古岡黎先生名真號林坡國初名儒也嘗以

非罪謫戍遼左同里馬某與焉既先生蒙恩放回而

馬獨不與其兄一日盛席以邀先生侑觴之妓皆絕

色也先生不往遺之以詩曰錦瑟銀箏白玉卮貴音

元自有鍾期可憐孤鴈長城外叫斷南雲總不知其

兄得詩為之墮淚而罷宴

明朝盛事永樂中西寧侯朱晟子琥瑛一時尚公主

拜駙馬都尉相繼嗣父爵鎮守甘肅

弟克恭克寧克誠並年踰七十蒼頭白髮燕樂一堂

遂扁曰壽愷一時以為異

貧士傳杜生者莫知其名時人呼為杜五郎潁昌人

也所居去邑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子並居前有空地

丈餘即為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

訪之自陳村人無能公何見顧軫問所以為生對曰

昔有阪田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不足贍乃盡以

與兄而攜妻子至此僦屋居之與人擇吉醫藥聊以

供飢粥有時不繼云

見聞紀訓歸安施相之名佐翊之名佑兄弟俱為知

州致仕家居田產參差有胥齒之隙親友日為處分

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名鳳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

父周恤保愛無所不至是時偶遇翊之於舟中語及

產事公輦蹙謂曰吾兄儒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

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翊之適

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

而相之亦涕泣慰解迺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

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猶樂譚云

稗史上虞鄭幸治邑有聲及代去邑人作旗帳餞之

其一云鄭君製錦天下無一封紫詔觀皇都邑人借

畱不肯住誰能舉網羅雙鳬鄭大喜每有宴集必出

示之其弟亦作宰而歸無有餞辭頗以為羞乃曰此

非頌兄之美乃譏兄也網即罔雙即兩鳬即鴨其意

以為罔兩鴨也兄怒命焚之

百可漫志予弟瓚知羅田縣時懷予每切因集古詩

風雨字句為二十絕將以寄予忽以疾卒嗚呼痛哉

之標云其卷曰風雨連懷其序曰古詩用風雨字者

多矣要不專為兄弟發也自蘇長公感章蘇州風雨

對牀之句而其兄弟相思輒寄意焉於是遂成故事

贊奉別家兄百可先生以來雅切嚮思凡誦古詩至

風雨句竊有長公之感顧意致凡近筆力萎瑣不能

別為之語遂以所記風雨古句各取韻之相叶者足

成絕句風晨月夕往往諷誦以泄鄙懷始疑古人預

為予設也爾來哀集得二十首錄之為卷將尋便以

寄家兄而羅之士夫見修有篇章以廣予志別存一

卷於茲卷題曰風雨連懷云時正德庚午孟秋之望

芝麓居士瑣拜書詩云涼風微雨夜蕭蕭人事

音書謾寂寥部杜工無路從容陪笑語天涯涕泗一身

遙部工李義又祇是當時已惘然部李義可堪風雨夜連天

海一聲何處送書鴈部工喜入燈花欲闌妍又徙

倚闌干一恰神部陸放故園回首隔參辰部王平山頭日

日風和雨部工幾許悲歡併在身又關山無際水

漫漫部翁放每軫歸心即萬端部羅極目相望何處是海宛

滿川風雨獨凭闌部黃山又雞鳴風雨不慙時部曾文千

里河山繫夢思部陳后獨凭闌干意難寫部誰人識此

是新詩部王又憲明憲暗篆烟辭部風雨空城鳥夜

飛部宛憶著江南舊行路部仙甫一身千里獨沾衣部齊簡又棣

萼一別永相望部工客路那知歲月長又愁極本憑誰

遣典部工半隨風雨斷驚腸又疾風回雨水明霞部后

目極因驚悵望餘部王半落水無邊江不盡部后相思一

夜繞天涯部九又干林地迴切西清部常送中宵風

雨聲部子猶憐心事淒涼甚部臥臥數山城長短更

又一堂風月阻同游部浩迢遞高城百尺樓部李商

日

日望書常至暮部翁放冷風淒雨似深秋部茶又五更風雨

送殘春部陸宜南蝶悠悠水映人部牛留滯山城莫嘆嘆

東天將強健報清貧部翁放又惜春連日醉昏昏部致風

雨蕭蕭欲斷魂部東回首家山千里外部許仲別離心緒

向誰言部仲又青楓無樹不猿啼部里垣牆啞啞鷄

致家在夢中何日到部工風吹梧竹雨淒淒部由又蕭蕭

晚雨向風斜部丘宛鴻鴈分飛道路賒部洪日永東隱淡

無事部翁放依然和淚看黃花部子又想見掀髯正鶴孤

東一天風雨水平湖部宣詩來喚起相思夢部劉景欲傍

清尊倒玉壺部太景又暮笳鳴咽調孤城部管目送孤鴻謾

寄情部宛雲物不殊鄉國異部工滿川風雨看潮生部蘇子

又一庭風雨撼高槐部山梅肯信愁腸日九迴部魯欲上

疎簾看南北部崔德寒巖幽霧不會開部吳又一片江

湖草樹秋部陳止矮簷風雨送蝸牛部楊誠欲知趨走傷

心地部工落鴈昏鴉集遠洲部翁放又一燈明滅照秋牀部茶

天地無情白髮長部簡假寐塵侵黃卷上部王滿城風

雨近重陽部老邵又汀鴈飛鳴意已還部宛異鄉風物餐

成斑部茶相思相見知何日部工一夕連牀風雨間部王

兄弟部雜錄

易經家人卦兄兄弟弟

書經康誥乃寡兄助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部註寡德

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茲東土也

梓材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來作兄弟方來部註兄弟

言友愛也方來者方方而來也

詩經邶風柏舟篇亦有兄弟不可以據部註言雖有兄

弟不可依以為重

王風葛藟篇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

聞

魏風陟岵篇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

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小雅蓼蕭篇宜兄宜弟部註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

兄弟故以宜其兄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

黃鳥篇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何人斯篇伯氏吹壘仲氏吹篴部註伯仲兄弟也俱為

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伯氏吹壘而仲氏吹篴言其

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

角弓篇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大雅皇矣篇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

慶軟錫之光部註因心非勉強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太

伯篤厚載則也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

自然而無待于勉強既受大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

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

行輩篇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部註戚戚親也莫猶勿也

具俱也爾與邇同

禮記曲禮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寮友稱其悌也

旨酒既清嘉薦宜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

永乃保之

立敬自長始教人順長類兄也

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

禮運兄良弟悌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部義

鄭諤曰自一世二世而後分房析族浸以疎遠相視

如路人者以兄弟之不聯也劉執中曰井田之法民

受一夫而兄弟衆多者必使受田同井則手足相應

明倫彙編家範典第七十二卷兄弟部

第三二七冊 之三葉

衣食相資父母相接子孫相親亦所以安之而使不能去

春官大宗伯之職以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註服膳祭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兄弟之國

孝經敬其兄則弟悅

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

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

故雖天子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左傳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

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

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晉與魯衛兄弟也

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

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兄弟共

兄愛而友弟敬而順

穀梁傳兄弟天倫也註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

爾雅善兄弟為友

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

乎子曰不可蒼梧燒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

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嗟何及矣今女

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

為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莊子盜跖篇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

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

父子兄弟之親矣

天道篇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

荀子仲尼篇齊桓殺兄而爭國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君道篇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

敬細而不悖

大戴禮兄弟之讎不與聚國

說文兄長也

白虎通諫諍篇兄弟相為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

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為主也

孝經左契內事兄弟有親親之恩則鈞鈐入房宋均

云鈞鈐遠房則疏闕今昆弟相親故天相近明其友

也

漢書東方朔傳同胞之徒無所容居註蘇林曰言親

兄弟

谷宋傳雖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

譙周法訓有一產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為兄言其先

胎也愚謂此野人之鑿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

先後也

李華弔古戰場文誰無兄弟如手如足

初學記瓊芳蕙茂蘭發玉暉喻兄弟之賢也

白帖連枝同氣無鳴四鳥之悲金友玉昆具見三荆

之茂

筆記莒公言詩有棠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人

多誤以棠棣為唐棣於兄弟用之因唐誤棠且棠棣

棣也唐棣移也移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親

西溪叢話詩常棣燕兄弟也憫管蔡之失道故作常

棣焉毛注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

召公為作此詩而歌以親之史記譙周皆以召公為

周公之庶兄左氏傳王怒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

臣聞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室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

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云云

孔穎達云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

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周公所作之

詩以親之耳不言召公所作當別有據

演繁露東坡詩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閭南史劉義

真傳贊曰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

之內宜無放殺之酷

聞見後錄予嘗論史官贊唐太宗曰比述湯武則有

焉于成康若過之何庶幾云孫諫議甫則直以為聖

蘇東坡則以從諫近于聖也如建成之庸復元吉之

凶戾得以害太宗則唐之宗社可立以亡孰能保隋

之遺民于塗炭鋒鏑之餘傳三百年之遠乎故劉昫

歐陽文忠之史于誅建成元吉不議也昫又曰當高

祖任讒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仇顧分崩變

故之與間不容髮方懼毀巢之禍寧虞尺布之謠蓋

代之公言也獨范內相純夫作唐鑑以太宗誅建成

元吉周公誅管蔡不同曰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

以間王室得罪于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

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予以為不然周公繫

周之存亡曷若太宗繫唐之存亡哉管蔡一流言以

危周公周公得而誅之建成元吉已誅太宗不死尚

衷甲伏兵懷懷日夜欲發不比管蔡之危周公也太

宗獨不得而誅之乎管蔡之危周公則得罪于天下

建成元吉之害太宗獨不得罪於天下乎隋餘之人

特太宗以爲命者宜甚於周之人特周公也以周公之靈固非管蔡可危不幸不免爲周之輔佐者召公而下尚有人王室何卹於間也如建成元吉得害太宗唐隨以亡矣不止於間王室也太宗豈得而私之哉純夫又曰立子以長不以功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予又以爲不然古公舍長泰伯立季歷爲太子文王舍長伯邑考立武王爲太子非耶若以賢也大賢亦莫如太宗大功大德格於天地不俟古公文王之明智雖甚愚至下之人亦知其當有天下高祖惑於內不察也老耄荒悖可勝言哉予故具列建成元吉謀害太宗之事以見太宗之計出於亡聊實與天下誅之比周公誅管蔡之義甚直不愧也以反純夫之說以遺知言之君子

搜采異聞錄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爲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爲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爲弟巳時爲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質家親親先立嫡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質家据見在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周來不同如此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後山談叢蕭實氏兄弟同利伯治要仲治繫李爲士逸飲無度伯薄之給與有限仲出稅爲償其費李

德之乃親仲疏伯既仲之子復爲士遊學京師季始疑之彼能欺其兄而私我也惡知其不欺我而私其子數以詆仲仲實不私也而無以自明季終疑之相與如仇嗟乎不慎其始卒以相詆

容齋續筆孫權即帝位追尊兄策爲長沙王封其子爲吳侯按孫氏奄有江漢皆策之功權特承之耳而報之之禮不相宜稱故陳壽評云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于止侯爵於義儉矣而孫盛乃云權遠思盈虛之數正本定名防微於未兆可謂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其說迂謬如此漢室中興出於伯升光武感其功業之不終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爲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年之後司馬昭繼兄師秉魏政以次子攸爲師後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業歸攸以孫權視之不可同日論也

夏書甘誓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勳絕其命爲辭孔安國傳云有扈與夏同姓特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此事不見于他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以爲據矣莊子以爲禹攻有扈國爲虛厲非也

容齋五筆左氏傳載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士大夫多以二叔爲管蔡案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降霍叔爲庶人蓋三叔也杜預注以爲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是以方叙說管蔡邨霍十六國其義昭然所言親戚者指

兄弟耳

鄭媛記李易安賀人學生啓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侶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祿註曰任文二子學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綵繩一繫於臂一繫於足

能改齋漫錄舍弟兄稱弟曰舍弟亦有所本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

研北雜志廣雅云兄凡於父今俗語爲兄蓋有所本歸有園塵談兄弟原同一體事親便至相讓分財便至相爭

繼世以同居漸有閭牆之隙孩提之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似矣假從幼出繼能自辨其親兄乎

耄餘雜識漢制郡國舉孝廉做古鄉舉里選之義而間以爲應之者如許武欲成二弟之名三分其產而多取肥饒及弟以克讓選舉矣復大會宗人推產二弟以自取名是以孝廉爲市矣

疑思錄兄弟之間只凡事讓一步便是堯舜道理故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

呂柟驚峰東所語人家兄弟不和皆起於婦人馬谡田詩曰小牕莫聽黃鸝語踏落荆花滿院飛甚切當讀書鏡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阿柴喻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社稷可固言畢而

卒袁紹遣人招張繡欲許之賈詡於繡座上謂紹

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

紹二子譚尚俱未立紹卒二子治兵相攻王脩謂譚

曰兄弟者手足也辟人將鬪而斷其右臂曰我必勝

可乎二子不從卒為操所滅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

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

幾時為弟兄古人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

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萃久速固難必也父生子妻配

夫其蚤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四五

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駘背鶴髮其相與周

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意淡洽猜忌不生其樂寧

有涯哉乃有不相往來不通耗問過於途則恥下車

閱於牆則思角訟結異姓兄弟迎讒夫為上賓家衆

操戈野鬼瞰室此非佛經所謂第一顛倒相者乎

日知錄唐時人稱父為哥舊唐書王琚傳元宗泣曰

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元宗子棣

王琰傳惟三哥辨其罪元宗行二故也有父之親有

君之尊而稱之為四哥三哥亦可謂名之不正也已

元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則唐時宮中稱父稱兄皆

曰哥

今人兄弟行次稱一為大不知始自何時漢淮南厲

王常謂上大兄孝文帝行非第一也

兄弟部外編

史記補天皇氏兄弟十二人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

一人亦各萬八千歲人皇兄弟九人凡一百五十世

合四萬五千八百

左傳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於曠

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

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於大夏

主參唐人因之以服事夏商

虎蒼神茶鬱壘兄弟黃帝時人能執鬼鬼有禍人者

以羣索縛之投食虎於是官常以臘除書虎桃人于

門

晉書顏含傳含字弘都琅邪華人也少有操行兄畿

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施每

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頗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

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

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

不爾葬也旆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

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

父不聽舍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

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

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

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

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

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

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

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繆

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

冥報記宋司馬文宣河內人也頗信佛法元嘉九年

丁母艱弟喪已月且忽見形於靈座上不平平日迴

遑歎嗟諷求飲食文宣乃試與言曰汝平生時修行

十善若如經言應得生天或有人道何故乃生此鬼

中耶沉吟俯仰默然無對文宣即夕夢見其弟云生

時修善蒙報生天且靈牀之鬼是魔魅耳非某身也

恐兄疑怪故詣以白兄文宣明日請僧轉楞嚴經令

人撲繫之鬼乃逃入牀下又走戶外晝吐遣之鬼云

餓乞食耳積日乃去

還冤記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曰而

許氏亡某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曰陳氏產

一男生而呪之曰汝若不除鐵曰非吾子也因之名

曰鐵杵欲以杵擣白也於是捶打鐵曰備諸苦毒飢

不給食寒不加絮某甲性懦弱又多不在舍後妻恣

意行其暴酷鐵曰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七

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杵也實無片罪橫

見殘害我母訴怨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

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

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於是

恆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搏頰為設祭奠鬼云不須

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酬謝陳夜中竊語道

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梁便聞鋸聲屑

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

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既殺我安坐宅上以為快

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烟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爾自

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

嚴霜落奈何桃李嚴霜早已落聲甚傷切似是自

悼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青瘀月餘而死鬼便寂然無聞

酉陽雜俎新羅國有第一貴族金哥其遠祖名旁奄有弟一人甚有家財其兄旁也因分居乞衣食國人與其隙地一畝乃求蠶穀種於弟弟蒸而與之旁不知至蠶時有一蠶生焉日長寸餘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其弟知之伺間殺其蠶經日四百里內蠶飛集其家國人謂之巨蠶意其蠶之王也四鄰共緣之不供穀唯一莖植焉其穗長尺餘旁奄常守之忽為鳥所折銜去旁奄逐之上山五六里鳥入一石罅日沒徑黑旁奄因止石側至夜半月明見羣小兒赤衣共戲一小兒云爾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兒露一金錐子擊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餌羹炙羅於石上良久飲食而散以金錐插於石罅旁奄大喜取其錐而還所欲隨擊而辦因是富堪侔國常以珠璣贖其弟弟方始悔其前所欺蠶穀事仍謂旁奄試以蠶穀欺我我或兄得金錐也旁奄知其愚論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蠶之止得一蠶如常蠶穀種之復一莖植焉將熟亦為鳥所銜其弟大悅隨之入山至鳥入處遇羣兒怒曰是竊予金錐者乃執之謂曰爾欲為我築棟三版乎欲爾鼻長一丈乎其弟請築棟三版三日飢困不成求哀於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歸國人怪而聚觀之慚恚而卒其後子孫戲擊錐求狼糞因雷霆錐失所在

傳信記萬回師閩鄉人也神用若不足謂愚而疑無所知雖父母亦豚犬畜之兄被戍役安西音問隔絕

父母謂其誠死日夕涕泣而憂思也萬回顧父感念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曰信然萬回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之屬悉備之某將觀焉忽一日朝賁所備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回故謂之萬回也

鐵圍山叢談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號義門姚家也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卒弟獨與小兒同室處焉度百計日其家人忽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弗信也因自往聽之一日勵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門吾弟縱喪偶寧不少待方衰經未除而名外婦人入舍中耶懼辱吾門將奈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與言者乃亡婦爾兄謬詢其故則曰婦喪陰月卽夜叩門曰我念兒無乳至此因開門納之果亡婦遂徑登榻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數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懼其怪而不敢駭兄也兄念家道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欲喪吾弟爾且弟計不忍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于門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旦視之則流血塗地兄弟因爭尋血蹤至於墓所則弟婦屍橫墓外傷而死矣會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于官開墓則空棺耳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絕

括異志巫家丘氏世事鄒濤主其家盛時神極靈異人有禱之者能作人語指其禍福感應如響家遂稍康自後兄弟析居神亦不復語今其子孫尚以巫祝

相傳不絕

法苑珠林往昔維衛佛時有父子三人其父奉行齋戒未曾懈怠大兄常于中庭空中燒香供養十方諸佛小弟愚癡不知三尊輒以衣覆香上兄謂弟言此事大重何以犯之弟起惡言誓欲斷兄兩足兄復起念當拍殺弟父言汝二子誣使我頭痛大兄報言願破我身為藥令父平損口妄言故世世受罪弟與惡意欲斷兄足後果將人往斷樹身兄欲拍殺弟今作樹神果因樹為體拍殺弟身時國王頭痛者其父也奉齋精進故得尊貴時言使我頭痛者後果頭痛各受其殃佛言罪福報應如影隨形

須彌山下有阿脩羅然其兄弟各為貪愛一玉女二人相爭而自鬪戰傷害俱死便說偈言往昔脩羅兩兄弟為一玉女自相殘骨肉憐愛染著增智人觀知不貪欲

稗寶藏經昔者世尊語諸比丘當知往昔波羅奈國有不善法流行于世父年六十與著數屢使守門戶爾時兄弟二人兄語弟言汝與父數屢使令守門屋中惟有一數屢小弟便截半與父而白父言大兄與父非我所與大兄教父使守門屋兄向弟言何不盡與數屢截半與之弟答兄言適有一數屢不截半與後更何處得兄問弟言欲更與誰弟言豈可得不留與兄耶兄言何以與我弟言汝當年老汝子亦當安置汝于門中兄聞此語驚愕曰我亦當如是耶弟言誰當代汝便語兄言如此惡法宜共除捨兄弟相將共至輔相所以此言論向輔相說輔相各言實爾我等亦共有老輔相啓王王可此語宣令國界孝養父

母斷先非法不聽更爾

雜譬喻經昔者兄弟二人居世富貴資財無量父母終亡無所依仰雖為兄弟志念各異兄好道義弟愛家業其弟見兄不親家業恆嫌恨之共為兄弟父母早終勤念生活反棄家業追逐沙門聽受佛經沙門豈能與汝衣食財寶耶家轉貧困財物日耗人所嗤笑懈廢門戶繼續父母乃為孝耳兄報之曰五戒十善供養三寶以道化親乃為孝耳道俗相反自然之數道之所樂俗之所惡俗之所珍道之所賤智愚不同謀猶明冥是故慧人去冥就明以道致真卿今所樂苦惱之偽豈知苦辛其弟含悲掉頭不信兄見如是便謂弟曰卿貪家事以財為貴吾好經道以慧為珍今欲捨家歸命福田計命寄世忽若飛塵無常卒至為罪所纏是故捨世避危就安弟見兄意志趣道義寂然無報兄則去家而作沙門夙夜精進坐禪思惟行合經法成道果證弟聞此言瞋恚更盛弟貪家業未曾為法其後壽終墮于牛中肥盛甚大賈客買取載鹽販之往還數迴牛遂羸頓不能復前轉增困頓躡臥不起賈人搥打搖頭繞動時兄遊行飛在虛空遙見其弟便謂之曰弟居田宅今為所在而自投身墮牛畜中即以威神照示本命即自識知淚出自責由行不善慳貪嫉妬不信佛法輕慢聖眾不信兄語紙突自用故墮牛中疲頓困劣悔當何逮兄知心念愴然哀傷即為牛主說其本末賈人聞之便以施與即將牛去還至寺中使念三寶飯食隨時其命終盡得生忉利天

出曜經昔有梵志兄弟四人皆得五通自知命促七

日必死兄弟議曰我等兄弟神通自在能以神力翻覆天地現極大手捫摸日月移山住流無所不辦寧當不能避此難也第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處中間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二弟言吾入須彌山腹中間還合其表使無際現無常殺鬼焉知我處第三弟言吾處虛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四弟言吾當隱在大市之中眾人畏闕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王而白王曰吾等計算餘命日促各欲逃走欲求多福王尋告曰善進其德於是別去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處而皆命終佛以天眼見四梵志避於無常各求度世皆已命終而說偈言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死

虎蒼貌州王成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炭於谷中谷中有水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遊水上用伐木飢困遂食一魚其弟驚曰此魚或是谷中靈物兄奈何殺死有頃覺狀貌有異其弟視之忽脫衣嗶躍變為虎徑入山時時殺獐鹿夜擲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門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為三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謫為虎比因殺人冥官答我一百令免杖傷遍體汝第視余無疑也弟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為村人格殺驗其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首未變耳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七十三卷目錄

姊妹部彙考

爾雅釋親

揚雄方言雜釋

白虎通三綱六紀

劉熙釋名釋親屬

張揖博雅釋親

類苑雜釋

姊妹部總論

禮記曲禮 檀弓

儀禮喪服

春秋四傳美氏會齊侯 子叔姬卒

風俗通義風俗

姊妹部藝文一

爲兄上書

上書自訟

敘愁賦

懋思賦

與妹書

祭程氏妹文

陽城劉氏妹哀辭

賢姊帖

又

二妹帖

與妹書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唐柳宗元



不除姊喪判

祭劉氏妹文

姊妹部藝文二詩詞

鄺風載馳四章

齊風南山四章

載驅四章

贈妹九嬪悼離詩

感離詩

和九日從楊氏姊遊

元日寄韋氏妹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錄前

別弟妹二首

送兄

光威哀姊妹三人少孤而始妍乃有是作精粹難儔雖謝家聯雪何以加之有客自京師來者

示予因次其韻

寄洛中諸姊

答諸姊妹戒飲

寄別陳氏妹

贈李妹

謝姊惠鞋

念姊

大姑謠

寄東氏妹

姊妹行

冬日次兒過陳氏墳堂哭亡姊有作次其韻

高思元

宋朱熹

晉左思

左貴嬪

唐權德輿

杜甫

王維

七歲女子

魚元機

元淳

陸蒙妻蔣氏

宋黃庭堅

前人

賈蓬萊

元戴良

鄭洪

明王維楨

林章

錢謙貞

高氏姊惠素羅

戲諸姊作假花

春日送七寶姊歸寧

憶兄妹

憶金陵諸姊

辭姊妹

贈伯姊

寄弟君典

寄妹

昭齊姊約歸阻風不至

別蕙綢姊二首

送蕙綢姊二首

花下憶瓊章姊

春夜憶昭齊姊

春日憶瓊章姊

丁卯冬十二月留別妹皆令

秋日憶姊

送妹瓊章于歸以上詩

鵲橋仙寄妹

更漏子寄李玉妹

臨江仙立春寄李順妹

踏莎行過芳雪軒憶昭齊姊

謁金門秋晚憶兩姊

鄭允端

周潔

沈天孫

董少玉

方維儀

劉苑華

曹壽奴

朱德璉

張引元

葉小鸞

前人

沈憲英

沈華璽

前人

黃媛貞

徐氏

葉紉紉

宋蘇氏

前人

前人

前人

葉小鸞

前人

家範第七十三卷

姊妹部彙考

爾雅

釋親

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

漢揚雄方言

雜釋

娟孟妹也

外傳曰孟啖我是也今江東江越間呼姊聲如

市此因字誤遂俗也娟音義未詳

班固白虎通

三綱六紀

謂之姊妹何姊者恣也妹者末也

劉熙釋名

釋親屬

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

妹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

魏張揖博雅

釋親

娟孟姊也媚妹也

又

姊咨也妹末也

類苑

雜釋

姊咨也以先生言可咨問也

妹女弟也妹者末也女子先生曰姊後生曰妹

姊妹部總論

禮記

曲禮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

同器而食

陳專言兄弟者遠同等之嫌

檀弓

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陳姑姊妹在室與兄弟姪皆不杖期出適則皆降

服大功而從輕者蓋有受我者服為之重故也言

其夫受之而服為之杖期以厚之故於本宗相為

皆降一等也

儀禮

喪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傳曰此等親出適已降在大功雖矜之服期不

絕於夫氏故次義服之下姑對姪姊妹對兄弟出

適反為姪與兄弟大功姪與兄弟為之降至大功

今還相為期故須言報也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為其無祭

主故也

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釋曰云無

主者謂無祭主也釋曰云人之所哀憐者謂行

路之人見此無夫復無子而不嫁猶生哀憐况姪

與兄弟及父母故不忍降之也若然除此之外餘

人為之服者仍依出降之服而不服加以其餘人

恩疏故也不言嫁而云適人者若言適人即謂士

也若言嫁乃嫁於大夫於本親又以尊降不得言報故云適人不言嫁

又

從父姊妹

父之昆弟之女釋曰此謂從父姊妹在家大

功出適小功不言出適與在室姊妹既逆降宗族

亦逆降報之故不辨在室及出嫁也

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

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釋曰

按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註云先姑後姊尊姑

也是姑尊而不親姊妹親而不尊故云不言姑舉

姊妹親者也

春秋四傳

姜氏會齊侯

春秋莊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夏夫

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左傳書姦也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

言會非正也饗甚矣享齊侯所以病齊侯也師而曰

如衆也婦人不曾會非正也

胡傳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在家

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

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

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

其下况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

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往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共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翔翔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遊儻儻者衆貌也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于早之意也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甚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大高氏曰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用兩君相見之禮乎蓋爲名而已矣 呂氏曰前此嘗會矣而未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爲不善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

家氏曰夫人前去其氏今稱姓氏者去氏以誅其逆加氏所以著其淫齊襄出而姜往會禽獸之無別也春秋書孫則去其族書會書享揭其氏姓蓋示之有別亦所以討其亂倫之罪

子叔姬卒

春秋文公十有二年春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左傳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葬

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大趙氏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

大啖氏曰左氏云杞桓公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按此傳大誤當在成八年誤置此爾 汪氏曰二傳以書子爲同母妹然十四年再書子叔姬苟皆同母不當同字矣 廬陵李氏曰子叔姬左氏以爲已嫁于杞而遭出公穀皆以爲許嫁蓋適人則必係國以無所係左氏非也其稱子者文公女所以別于先君之子也公穀以爲姊妹者非陳氏云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絕叔姬復求其次此說通漢應劭風俗通義

愆禮

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畱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費用脰雉受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鴿鵲之美而食井上苦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

不乏異惟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爲亦其介也

姊妹部藝文一

爲兄上書

漢班昭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相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警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彝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驩心不遺

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
句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廷使國家無勞遠之慮
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
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
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
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
姬先請之貸

上書自訟

樊調妻梁嬌

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
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爲寶惠兄弟所見譜訴使妾
父疎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乞收
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

敘愁賦

魏曹植

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以爲貴人家母見二弟
愁思故令予作賦曰

嗟妾身之微薄信未達乎義方遭母氏之聖善奉恩
化之彌長迄盛年而始立修女職於衣裳承師保之
明訓誦六列之篇章觀圖象之遺形竊庶幾乎英皇
委微軀于帝室充末列于椒房荷印綬之令服非陋
才之所望對牀帳而太息慕二親以憎傷揚羅袖而
掩涕起出戶而彷徨顧堂宇之舊處悲一別之異鄉

愁思賦

有序

晉陸機

予屢抱孔懷之痛而奄復喪同生姊街恤哀傷一
載之間而喪制便過故作此賦以紓慘惻之感
時方至其倏忽歲既去其晚晚樂來日之有繼傷頽
年之莫纂覽萬物以澄念怨伯姊之已遠尋遺塵之

思長瞻日月之何短升降乎階際顧盼兮屏營雲承
宇兮萬萬風入室兮冷冷僕從爲我悲孤鳥爲我鳴

與妹書

徐藻妻陳氏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誄勲德則仁風靡墜其
言情訴哀則孝心以敘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事
修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淚感懷交集悲慰並
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豔冠于此世
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
弘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己也恭
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範者也但道長祚
短時之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
老壯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
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也可共詳之

祭程氏妹文

陶潛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
少牢之奠俛而酬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寢疎
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寒寥空室哀哀遺孤般觴虛奠
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
慈妣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
撫髻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
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徵我聞爲善
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
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
蕭蕭冬月白雲掩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與言泣血
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
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貌貌孤女曷依曷恃
煢煢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妹於此未已死如有知

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陽城劉氏妹哀辭

潘岳

鳥鳴于柏鳥號于荆徘徊躑躅立聞其聲相彼羽族
矧伊人情叩心長叫痛我同生誕育聖善發奇稚齒
如彼名駒昂昂千里劉氏懷寶未曜隨和伊予輕弱
弗克負荷祿微於朝貯匱於家俾我令妹勤儉備加
珍羞罕御器服靡華撫膺恨毒逝矣奈何哀哀母氏
蒸蒸聖慈震慟擗擗何痛如之魂而有靈豈不慕思
嗟哉往矣當復何時

賢姊帖

王羲之

賢姊體中勝常想不憂也白屋之人復得還轉極佳
未幾委人吾鰥痛所作讚又恐不任當示殷也

又

前人

劉氏平安也梅妹可得哀妹腰痛冀當小爾耳汝母
故若以不安食疾久憂憤當思平理也神意不同前
者也

二妹帖

王獻之

忽動小行多晝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又風不差脚更
腫轉欲書疏自不可已惟絕歎於人理耳二妹復平
平昨來山下差靜政當還

與妹書

宋鮑照

吾自發寒雨而全行日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以今
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辰去親爲客如何
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邀神清渚流睺方曛東顧
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闢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
孤雲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
陵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

遠隔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
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潯演湖澤脈通
樓風之鳥水化之蟲以智吞愚因強捕小號噪驚聒
紛初其中西則回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
安竭左右青鵠表裏紫霄從嶺而西氣盡金光半山
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夕
景欲沉曉露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
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唐柳宗元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爲之誌凡歸于夫家爲
婦爲妻爲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
而上以至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
今之制凡誌於墓者琢密石加蓋於其上用敢附碑
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
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長之多
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舉其諱與其類戲於家游弄
之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鄂如京師其時事會世難告
教罕至夫人憂勞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
憂慮給以疾告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隸書爲雅琴
以自娛樂隱而不耀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爲異言
足以發揚於禮而不爲辨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
以配君子然而不克會於貴壽以至於斯孰謂之天
有知者邪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之懿
在二族咸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昏愚而獨存孰
謂天可問邪嗚呼痛其甚歟遂濡血而書以志終天
之哀與茲石永久

不除姊喪判

高思元

得景有姊之喪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稱吾寡兄弟
不忍除也對曰

喪雖寧戚禮且節哀俾不足與有餘必跂及而俯就
景愛深血屬禮過時制與鮮兄之嘆情既鍾於孔懷
及居姊之喪服將除而不忍雖志崇敦睦而事越典
彝況儀貴適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奚以爲
苟在禮而或踰過猶不及請遵仲尼之訓無執李路
之辭

祭劉氏妹文

宋朱熹

年月日兄具位以酒饌祭於七妹五十六娘之靈昔
妹之亡兄靡郡絳病弗及療斂弗克臨歸來撫棺一
慟永訣今茲窀穸已復有期輒具酒肴來哭爾殯兄
及老幼共此一哀惟爾有靈尚其歆享嗚呼痛哉

姊妹部藝文二 詩韻

鄭風載馳四章

宣姜之女爲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
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
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
以爲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
爾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
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
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闕

陟彼阿丘言采其蕣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
衆穉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
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齊風南山四章

言南山有孤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
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

南山崔嵬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曰歸曰歸止
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曰歸曰歸止
曷又從止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
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
得止曷又極止

載驅四章

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轡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垂轡瀾瀾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贈妹九嬪悼離詩

晉左思

鬱鬱岱清海濱所經陰精以靈爲祥爲頑峨峨令妹
應期誕生如蘭之秀如芝之榮總角岐嶷離離風成
比德古烈異世同聲惟我惟妹實惟同生早喪先妣